

## 序

二〇一四年十月一日晚上，我與妻子及年僅六歲的兒子，從香港中環的干諾道，沿着夏慤道步行至灣仔，沿途沒有車輛，街上只有萬千星光，那是由坐在馬路上的人（大多數是年輕人）用手提電話照射出來的光芒。在天際星稀之下，我們成了地上星光的一點。兒子對於可以在中區的大道上步行，十分雀躍，就在夏慚道的最高處，他找了塊布，坐下躺臥，望向天上的夜空。旁邊的姐姐看見這個小孩子，一邊笑着，一邊讓位給他。我站在妻兒的旁邊，望向左右萬千的人群，不禁在想：倘若耶穌在此，他會與此時此地的人群說甚麼。

幾個月後，我來到以色列的八福山，那是在加利利海北岸縱覽革尼撒勒平原的山坡。八福山的名稱，源自耶穌提及的「八福」（太 5:3-12），這是登山寶訓的首段。「登山寶訓」是指耶穌在《馬太福音》五至七章的教訓，由於經文記載耶穌是上了山（普遍認為是指加利利臨海的山區）宣講的，因而得名。耶穌多次在這地區傳道，宣講天國的真理，醫治群眾的病，為人帶來盼望。我坐在可以望着加利利海的山坡旁，回想在登山寶訓中向之宣講的平民大眾，在臨海山坡上聆聽耶穌教訓的境況。那時前來聆聽

耶穌宣講的，大部分是加利利地區的村民。相對於出將入相的王侯貴族，在加利利海旁的漁民、農夫或小商戶，只是沒權沒勢的小民而已。正如大部分時代一樣，小民沒有發言的空間。即使他們充滿了困惑與無奈，都沒處申訴，而耶穌的宣講卻給予他們人生的盼望。

歷代以來，不斷有人從登山寶訓看當時世局的意義，也從這段經文思考基督徒的使命。研究登山寶訓的著述之多，有如浩瀚大海，顯示它對每一代的適切性，也證明要理解登山寶訓也許不難，但若要實踐，尤其是真誠地活出聖經的教訓，卻是任何時代的挑戰。

本書期望從聖經的教導，隨二千年來歷代先賢的腳蹤，思考這段經文對歷代和今天的意義。本書引用了大量耶穌時代的境況，以之對照歷史和當今。然而，我並不認為昔日世事在今天是會重複的，也斷然拒絕歷史唯物論那類認為世事是既定取向的觀點。對於昔日的意義，我較為傾向以史為鏡的態度，在聖經永恆真理的基礎下，從過去觀照今天。本書所述的情況，其實在不同社會中都會出現，而上帝的聖言卻在任何時代都有其重要性。本書按此信念，思考登山寶訓對今天（尤其是我所生活的香港）的意義。

深切多謝明風出版出版本書，尤其是楊熙楠社長的信任和支持，以及編輯同工的努力，使本書得以面世。本書的書名經由編輯同工的慧眼所議，正切合書中的主題。八福山是昔日耶穌在加利利事奉的主要地區，為在加利利地區營役者所遙望。獅子山是

香港一個著名的山峰，位於九龍和新界之間，因為形狀外貌似獅子而得名。在二十世紀中葉，獅子山下居住了許多避秦而來的低下階層，山邊滿佈寮屋、唐樓、公共房屋、工廠等。一九七〇年代，香港電台製作的電視劇《獅子山下》，配合歌手羅文主唱的主題曲，成為那時代的經典。即使近年香港環境較富裕，這地區仍然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正如在加利利海旁的市民，受時代困境所籠罩，獅子山也代表了在社會中無言者的心聲。本書以此為題，思想耶穌對這時代的言語。

當我構思本書時，承蒙《時代論壇》總編羅民威以「登山望香港」為題，在二〇一六年前後有半年的專欄刊載；構思這專欄中，協助我早期對本書的思考，在此不勝銘感。附篇的〈在聖經與教會歷史中的富裕與貧窮〉是修訂自我於二〇一四年在香港教會關懷貧窮網絡與沙田浸信會合辦的講座上的講稿，其節錄稿件也曾登載於《時代論壇》。對於富裕與貧窮這課題，我期望將來可以有機會更深入思考。

本書所有經文是參考和摘引自香港聖經公會的《和合本修訂版》(2010)，這是我在該公會任職期間的主要工作項目。我一直為能有這段服事的機會感恩，讓我從聖經中有許多深思。

誠然，本書寫得相當粗疏，在許多困惑之處，也沒有提供答案的意圖和能力。讀者若看畢全書，大概會發現我是不斷呢喃：即使是貧乏、軟弱或無能者，都可以成為改變時代的力量，關鍵源自真理和信仰，這也是至終戰勝一切的原因。

至於我，我只是以一顆憂患、迷惘和貧乏的心靈，回到昔日

加利利的海旁，與當時的小民，以及歷代和當今無數信徒，一起來到耶穌跟前，聆聽登山寶訓：「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 5:3）

蔡錦圖

4.3

## 登山寶訓對當代的挑戰

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 5:3）

回到二千年前，再走過一代又一代的腳蹤，就會發現，其實一代基督徒都被耶穌詢問：在此時此地，你是否盡忠跟隨我，即使那是窄門和窄路？

登山寶訓所揭示的，是把世間視之為約定俗成的定律，完全轉過來。故此，登山寶訓的倫理，具有強烈的顛覆性。人世追求的許多福樂，彰顯人前的品性，隱藏起來不讓人知的軟弱，在登山寶訓中都被顛倒過來，把許多人認為要顯露的隱藏，許多人以為要隱藏的顯露。

以八福為例。八福的福樂以心靈貧窮、哀慟、謙和、飢渴慕憐憫人、清心、締造和平、為義受迫害為指標，宣告擁有這些要素者，可以承受天國、必得安慰、必承受土地、必得飽足、必蒙憐、必得見上帝、必稱為上帝的兒子。若然八福所說的正確，那不論在甚麼時代，大部分人犧牲一切所爭取的，就不如想象般重

要，而許多人所漠視的，卻是不能失去的東西。八福的挑戰，就是讓跟隨耶穌的人確定，他所追求的福樂，是否如耶穌的訓示一般。

就像香港給人的印象一樣，加利利昔日被視為僅有經濟的價值的城市。然而，不論是政治、文化、學術，當時的人都覺得南方的耶路撒冷才是國家民族的中心，儘管那兒四周是荒漠，而且小小的城中充斥大小的權爭利鬥。至於加利利，誰會顧及他們在想甚麼？

就如前文所說，當耶穌出來傳道時，呼召腓力作門徒，腓力找來拿但業，告訴他拿撒勒人耶穌就是舊約聖經所預言的一位。拿但業的反應是：「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嗎？」（約 1:46 上）拿但業的回覆，正是反映了許多人對事與人的片面理解方式：加利利只有經濟的價值，甚麼國計民生信仰的大道理，輪不到這處地方的人置喙。

腓力對於拿但業的冷言冷語，只是答了一句：「你來看。」（約 1:46 下）僅憑表面的印象，大多時候只是扭曲了的「哈哈鏡」，在眼前所見的盡是變了形的印象，只有坊間傳聞，說甚麼也沒有意思。唯有當你親自來看、親自接觸和對話，把心打開，坦誠接近親歷，那才是真正判斷的關鍵。

對於八福是否福氣的理解也是一樣。僅憑表面的印象，貧窮、哀慟、為義受迫害，又算是甚麼福氣？一般人都認為，有權有勢有錢有樓，才是真福氣；但是這一切都是表面印象而已。唯有親身經歷和領受，就如腓力向拿但業所說的：「你來看」，看完才會真正理解這份福氣的意思；而只有領受和親歷了八福所賜下

的恩典，登山寶訓跟着而來的挑戰，就不會有任何奇怪之處了。

在八福臨到的前提下，耶穌在登山寶訓的要求，顛覆了人間的處事次序，以及明暗的安排。世間認為重要的事，耶穌指出要放在一旁，那沒有甚麼重要的；人認為要彰顯的形象或美事，耶穌卻吩咐要隱匿不露，別要讓人見到，只讓天父得見就可以。假如耶穌是對的，那麼世人所追求的一切，豈不是荒謬的事？倘若不然，那麼荒謬的就是耶穌。

這就是為甚麼當許多人說「宗教是導人向善的，基督教也是如此」時，就顯得他是多麼地無知。首先，我不知道甚麼宗教是以導人向善為首要目的，其次也把宗教的功能僅視為現世意義的延續，但這恰好正是許多宗教所抗拒的。基督教具有強烈的顛覆性，不是指權勢體制，而是人間的價值觀。若然不是如此，耶穌被猶太人釘在十字架上，就顯得莫名其妙。他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原因，正是他們意識到，耶穌到來是把他們持之以恆的信仰顛倒過來。

耶穌在登山寶訓的要求，是以上帝的視角看待世間的一切。某些人日日夜夜追求的東西，耶穌卻說：「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些花的一朵呢！」（太 6:29）某些人冷眼相待，認為無關重要的事情，耶穌卻說：「無論誰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導人也這樣做，他在天國裏要稱為最小的。」（太 5:19）耶穌在登山寶訓談到律法和福音的關係，以及六個對比的例證，莫不是在顛覆他們的信念。然而，耶穌指出他是要來成全律法，而不是廢除。當一個基督徒仍然未領略到耶穌說